

## 說「黃」

清水 茂

日本京都大學中國文學部

本人以前寫了一篇論文〈說「青」〉，說：「漢語的『青』，有的是『藍』，有的是『綠』，有的是『黑』，都可以用做。」<sup>1</sup> 這一次再提出「黃」的問題。

「黃」是甚麼顏色，漢語裏好像沒有「青」那麼複雜。但是我們把「黃」翻譯做外文的時候，問題卻不是那麼簡單，因為黃色的界限不大清楚。

首先舉《說文解字》的解釋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黃，地之色也。」<sup>2</sup> 但是「地之色」不一定是黃的，例如《尚書·禹貢》裏的土色：冀州是「厥土惟白壤」；兗州是「厥土黑墳」；青州是「厥土白墳」；徐州是「厥土赤埴墳」，又「厥貢惟土五色」；揚州、荊州、豫州只錄土質，不錄土色；梁州是「厥土青黎」；雍州是「厥土惟黃壤」。九州土色，黃以外，白、黑、赤、五色都有，黃的只是雍州而已。所以「黃，地之色也」這個定義很有問題。

那麼現在的詞典裏，「黃」的定義怎樣了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說：「像絲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顏色。」<sup>3</sup> 羅竹風主編《漢語大詞典》第十二卷說：「五色之一。即像金子或成熟的杏子的顏色。」<sup>4</sup> 這些說明中，對於「成熟的杏子的顏色」需要作一點解釋。就是因為「黃色」以外，別有「杏黃色」。讀者都知道《水滸傳》裏，梁山泊的旗幟是杏黃色的。《水滸傳》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聚義以後，「山頂

※ 這篇論文本來想在1989年8月24日至26日香港開的中國語文研討會上報告的。此會因事當時延期一年，後來取消了。現在根據當時的提要，重新起稿，以仰指教。

<sup>1</sup> 載《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香港分店，1987年），中文分冊，頁141-62。

<sup>2</sup>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年），第十三篇下，頁704。

<sup>3</sup>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78年修訂第2版），頁486。

<sup>4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上海：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），第十二卷（1993年），頁967。

上立一面杏黃旗，上書『替天行道』四字」。<sup>5</sup> 那麼「黃色」與「杏黃色」有甚麼差別呢？上引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在「杏黃」這個詞條下如此說明：「黃而微紅的顏色。」<sup>6</sup>

本人對於《漢語大詞典》的說明，這麼解釋：「黃色是像金子的顏色，有時像成熟的杏子的顏色，也可以包在裏面。」所以總而稱之，皆曰「黃」；分而言之，有「黃」與「杏黃」兩色。在此舉一個證據，就是漢語「黃」，要用外文翻譯的時候，不一定翻做標準的「黃」的譯語。現在以動物的毛色舉幾個例子。

## 二

第一個例子是「黃狗」。要用英文翻譯「黃」的時候，最普通的詞是yellow。例如Yuen Ren Chao and Lien-sheng Yang的*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*首舉的譯語是yellow。<sup>7</sup> 但是把「黃狗」翻譯做yellow dog（雜種狗）的話，不一定對。

又日語通常把「黃」翻譯做「黃(ki)」，不過「黃狗」不叫「黃犬(ki-inu)」，而叫「赤犬(aka-inu)」。日本的很大的日語詞典，大槻文彥編《大言海》，在「あかいぬ 赤犬」這個詞條裏如此說明：「犬ノ毛ノ、黃ニシテ赤ミアルモノ。黃犬〔毛色黃而帶紅的狗。黃犬。清水譯，下同〕。」<sup>8</sup> 最後的「黃犬」是用漢語表現時的詞彙，而《大言海》裏沒有「黃犬」這個詞條。從這個例子裏，容易看得出日語沒有「黃犬」，「赤犬」就是「黃犬」。因為日語的複合詞裏沒有「黃犬」這個詞，把「黃犬」按字翻譯做日語的時候，一定要加說明的要素來說做「黄色の犬」（黄色的狗）。例如《史記·李斯傳》：「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！」<sup>9</sup> 日語翻譯如下：

おまえといっしょにもう一度あの黄色い獵犬をつれ、上蔡の東門から出て、すばしっこい兔を狩りたてに行ってみたいものじやが、できることではないのう。<sup>10</sup>

漢語的「黃犬」，日語叫做「赤犬」，可見漢語的「黃」，有時等於日語的「赤」。

<sup>5</sup> 《水滸傳》，一百回本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75年），頁979。

<sup>6</sup>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頁1280。

<sup>7</sup> *Concise Dictionary of Spoken Chinese* (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2), p. 248.

<sup>8</sup> 《大言海》，新訂版（東京：富山房，1956年），頁5。

<sup>9</sup> 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頁2562。

<sup>10</sup> 小川環樹、今鷹真、福島吉彥（譯）：《史記列傳（二）》，《岩波文庫》本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5年），頁196。

第二個例子是「黃牛」。漢語「黃牛」的「黃」，不一定指顏色而言。《漢語大詞典》「黃牛」條說：「牛的一種。角短，皮毛黃褐色，或黑色，也有雜色的。常用來耕地或拉車。肉可食，皮可製革。」<sup>11</sup>「黃牛」裏有黑色的，也有雜色的。竊想「黃牛」本來是「黃褐色的」，後來養出這些變色的牛來，因此其他顏色的牛也仍舊叫做「黃牛」。如果這猜想是對的話，「黃牛」的「黃」還是表示顏色的。

日語沒有「黃牛(ki-ushi)」一詞，「黃色的牛」就叫「飴牛(ame-ushi)」。「飴」是「糖稀」，表示「像糖稀似的顏色」。《大言海》對於「飴牛」的說明如此：「あめうし 黃牛 牛ノ毛色ノ，暗黃色ナルモノ〔毛色暗黃色的牛〕。」<sup>12</sup>又「飴色」條下說：「〔水飴ノ色ノ如キ意〔像糖稀的顏色似的意〕〕暗黄ナル色〔暗黃色〕。」<sup>13</sup>

日本的糖稀的顏色是暗黃色，中國的糖稀的顏色怎樣呢？《現代漢語詞典》「糖稀」條下說：「淡黃色。」<sup>14</sup>可是「暗」與「淡」的差異，竊想只是人的感覺的差異，基本上差不多的。「黃牛」日語叫做「飴牛」，久有歷史。日本十世紀的漢日詞典，源順《和名類聚抄》卷十一，牛馬毛第一百四十九曰：「黃牛〈注〉辨色立成云：阿米字之。」<sup>15</sup>

《辨色立成》是已佚的古代的漢日詞典，「阿米字之」是用漢字來一字一音的表示日語的讀法，讀做a-me-u-shi，就是「飴牛」。

日語把「黃牛」不叫「黃牛(ki-ushi)」而叫「飴牛」的理由，大概是「黃牛」的黃色和標準的黃色如金子的顏色有些相異，所以借飴色來表示了。漢語的黃色包括「飴色」而言，就沒有問題。這也是「黃色」的界限，漢語和日語不同的一個例子。

#### 四

第三個例子是「黃馬」。「黃馬」一詞也許不是「黃狗」、「黃牛」那樣的常用，不過《禮記·明堂位》說：「周人黃馬蕃鬣。」正義：「周人黃馬蕃鬣者，蕃，赤也。周尚赤，用黃，近赤也。而用赤鬣，爲所尚也。」<sup>16</sup>又《詩經》裏，往往以「黃」形容「馬」。不是直言「黃馬」，但是等於說「黃馬」。今舉些例子：

<sup>11</sup> 《漢語大詞典》，第十二卷，頁970。

<sup>12</sup> 《大言海》，頁96。

<sup>13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14</sup>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頁1107。

<sup>15</sup> 源順：《和名類聚抄》，元和古活字本，收入《諸本集成和名類聚抄》（京都：京都大學國文研究室影印，1968年），卷十一，頁十左（總頁679）。

<sup>16</sup> 《禮記正義》，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，1980年），頁1490。

1. 〈鄭風·大叔于田〉：「叔于田，乘乘黃。」毛傳：「四馬皆黃。」正義：「言叔之往田也，乘一乘之黃馬。」
2. 〈秦風·渭陽〉：「何以贈之，路車乘黃。」毛傳：「贈，送也。乘黃，四馬也。」
3. 〈小雅·車攻〉：「四黃既駕，兩驂不猗。」正義：「言王乘四黃之馬既駕矣，兩驂之馬，不相依猗。」
4. 〈魯頌·駟〉：「薄言駟者，有驕有皇，有驪有黃，以車彭彭。」毛傳：「驪馬白跨曰驕，黃白曰皇，純黑曰驪，黃駢曰黃。」釋文：「駢，息營反。赤黃曰駢。」正義：「《爾雅》：『黃白，皇。』謂黃而色白者，名之爲皇。則黃而赤色者，直名爲黃，明矣。故知黃駢曰黃。駢者赤色，謂黃而雜色者也。」<sup>17</sup>

這些「黃馬」，英文怎樣翻譯？在下舉Arthur Waley的*The Book of Songs*的譯文。

1. Shu in the hunting-fields  
Driving his team of bays.
2. What present did I give him?  
A big chariot and a team of bays.
3. A team of bays we drive;  
The two helpers do not get crossways,
4. Look what strong ones!  
There is piefoot and brownie,  
Blackie and bay,  
Fine horses for the chariot.<sup>18</sup>

Waley把「黃馬」的「黃」翻做bay。Bay據*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*的說明是reddish-brown (horse)，<sup>19</sup> 而不是類似yellow的顏色。竊想英文大概沒有yellow horse這樣的說法。又想Waley根據〈魯頌·駟〉毛傳「黃駢曰黃」和正義「黃而赤色者，直名爲黃」的說明，以「黃」翻爲bay。

日語也沒有「黃馬(ki-uma)」一詞。《詩經》裏的「黃」那種馬，日語叫做「赤馬(aka-uma)」或者「赤駒(aka-goma)」。現在最普遍的日語詞典《廣辭苑》「赤

<sup>17</sup> 《毛詩正義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頁338，374，429，609。

<sup>18</sup> Arthur Waley (trans.), *The Book of Songs* (Evergreen edition; New York: Grove Press, 1960), pp. 40, 197, 288, 274.

<sup>19</sup> *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* (5th edition;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64), p. 101.

馬」條下說：「赤毛の馬〔赤毛的馬〕。」<sup>20</sup> 再看「赤毛」條，說：「馬の毛色で、赤色に褐色をおびたもの〔赤色中帶褐色的馬的毛色〕。」<sup>21</sup> 這樣的毛色，正是 reddish-brown。所以〈魯頌·駟〉「有驪有黃」的「黃」，日語翻譯做「赤茸毛〔aka-ashige，赤毛裏雜有黃毛的〕」。<sup>22</sup>

但是「赤馬」這個詞，漢語裏也不是沒有的。《北史》卷二十四〈王皓傳〉曰：「〔王皓〕嘗從文宣〔帝〕北征，乘赤馬，且蒙霜氣，遂不復識。」<sup>23</sup>

又很出名的呂布的赤兔馬，恐是赤色的馬。因此日語的「赤馬」或者「赤駒」，翻為漢語的時候，可以原封不動。「赤駒」是日本常見的馬，因此詩歌裏出現的馬，多數是「赤駒」。日本古代的和歌總集《萬葉集》如此，例如：

〔原文〕皇者 神爾之座者 赤駒之 腹婆布田爲乎 京師跡奈之都  
 〔日語讀法〕大君は 神にしませば 赤駒の 匍匐ふ田井を 都となしつ<sup>24</sup>  
 〔錢稻孫譯〕田井荒蕪 赤駒匍匐 維皇斯神 恢作皇都<sup>25</sup>

可見日語的「赤駒」，漢譯也是「赤駒」，沒有翻改也可以了解的。這個理由大概因為是漢語裏有「赤馬」那一類的詞。但是相反來說，漢語的「黃馬」，日語不能說「黃馬」，英文也好像沒有 yellow horse。從這個情形來看，「黃」色的界限，漢語與日語、英文之間，互相錯綜。〈魯頌·駟〉毛傳「黃駢曰黃」的說法，表示漢語的「黃色」有時帶些「赤色」的要素。《漢語大詞典》的「黃」的解釋「或成熟的杏子的顏色」，正指此而言。

以上的議論綜合起來，「黃」不但是 yellow，有時帶「赤色」的也可以叫做「黃」，所以漢語的帶赤色的「黃」，日語叫做「赤（aka）」。見仁見智，各國對彩色的看法不同。「黃」也不是單純的顏色。我這篇論文究竟是〈說「黃」〉還是「說謊」，祈請讀者審查。

<sup>20</sup> 《廣辭苑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91年四版），頁16。

<sup>21</sup> 同上注，頁17。

<sup>22</sup> 目加田誠（譯）：《詩經》，收入《中國古典大系》第十五卷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69年），頁284。

<sup>23</sup> 《北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頁891。

<sup>24</sup> 《萬葉集》，收入《日本古典文學大系》七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62年），卷十九（No. 4260），頁374。

<sup>25</sup> 《漢譯萬葉集選》（東京：日本學術振興會，1959年），頁171。

# On the Translation of *Huang* 黃 Colour

(A Summary)

SHIMIZU Shigeru

The *huang* 黃 colour in Chinese is usually translated as “yellow” in English, and as *ki* in Japanese. But sometimes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. For instance, *huanggou* 黃狗 is not rendered as *kiinu* 黃犬, but as *akainu* 赤犬 in Japanese, and *huangma* 黃馬, not as *kiuma*, but as *akauma* 赤馬. Also, *huangniu* 黃牛 is not called *kiushi*, but called *ameushi* (飴牛, caramel ox). In English, I have found a few examples, for instance, *huangma* is translated as “bay (horses)” in Arthur Waley’s *The Book of Songs*. The reason for these differences, I think, is the limitation of the vocabulary for colour in the two languages. The *Hanyu dacidian* 漢語大詞典 says, “*Huang* is the colour like gold or the ripe apricot.” I think the colour “like the ripe apricot” has some reddish elements. Therefore in Japanese, *huang* it is translated as *aka* (reddish), and in Waley’s *The Book of Songs*, it is rendered as “bay.”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 
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 
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